

異域與故國：
潘飛聲《海山詞》

林傳濱

香港教育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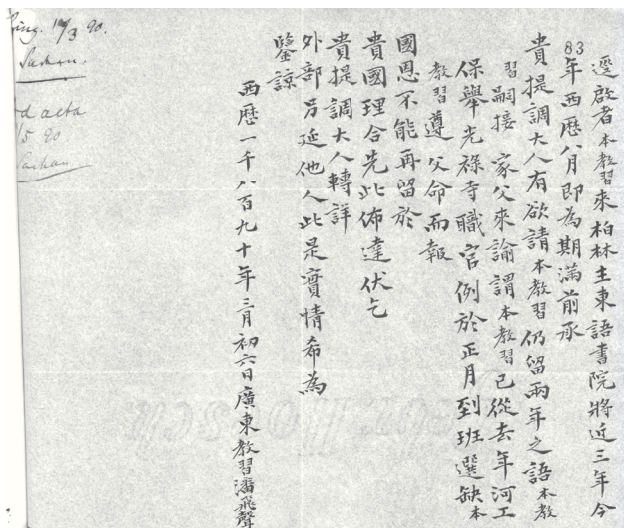
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封閉的國門被西方炮火強行打開，在西方各國頻繁來華之際，也有少數國人因各種機緣走出國門，到訪歐洲。當時東西方的社會發展不同，衣食住行、民情風俗樣樣迥異，身處異域的國人承受的文化衝擊可想而知。尤其是身處海外的文人，敏感的心靈和書寫的欲望促使他們將異域的生活轉化為詩詞文章。不過，異域畢竟不同於故國，如何向東方的親友訴說西方的生活，如何將歐洲的新事物融入中華的舊文體，這些都是時人需要面對、處理的寫作問題。而眼前的西方，遠方的故國，兩者的新舊、強弱比對，也促使他們思考中國的未來。時至今日，當我們再去閱讀這些晚清文人的創作時，必須回到當時的時代語境，細細挖掘他們作品中的新時代氣息。

※ 二、十九世紀柏林的粵語講師——潘飛聲

晚清走出國門者或是出使、求學，或是經商、打工，亦有極少數人受到外國學院禮聘成為漢語教師，例如潘飛聲。

潘飛聲（1858-1934），字蘭史，號劍士，又號獨立山人，廣東番禺人，廣州十三行同文行潘家的後人。或許由於家族與外國有商貿往來的關係，因此當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erlin）東語學堂（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招聘漢語教師時，潘飛聲獲得推薦聘請，並於光緒十三年七月十四日（1887年9月1日）由香港出發前往柏林，途經麻六甲海峽、印度洋，經紅海而入地中海，後於意大利登岸，直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8日）才抵達德國柏林。在德國期間，潘飛聲結識了洪鈞、張德彝、姚文棟、承厚等清朝駐德國使臣，也有井上哲次郎、金井雄、福島安正、石黑忠德等日本友人，甚至與張德彝、姚文棟、井上哲次郎、千賀鶴、日高真實、印度人杜魯華那沙爾、暹羅人永遠臣等倡議組織興亞會，振興亞洲。及至光緒十六年（1890）合約期滿，潘飛聲無意續約，遂辭職歸國。¹

關於潘飛聲在德國的教學工作和生活狀況，井上哲次郎的《懷舊錄》和張德彝的《五述奇》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參考資料。井上哲次郎是東語學堂的日語講師，是潘飛聲的同事，亦為鄰居。



潘飛聲辭呈。(德國普魯士國家機密檔案館藏)

若干年後，他在《懷舊錄》中對潘飛聲有以下簡單的評價描述，大意如下：

當時在東洋語學校（即東語學堂）有兩位來自中國的漢語講師。一位是北京人，名叫桂林，他曾在日本的外國語學校當老師，負責教授北音（即北京話）。另外一位叫潘飛聲，廣東人，他教南音（即廣東話）。……潘飛聲三十多歲，是個頗有才華的人，雖然學問一般，但是個文人才子。此人後來出版了《說劍堂集》。由於這兩個人不懂德語，又住在我旁邊，所以有什麼事情都拜托我處理。爲了消遣無聊，我那時候也學了點中文，又經常與他們寫詩應酬。²

張德彝《五述奇》記載了他擔任清朝駐德使臣期間的見聞，由於當時柏林很少華人，故他們與潘飛聲和桂林有密集的交往，藉此互相給予慰藉支持，也因此，他對東語學堂的教學安排有較深入的認識。《五述奇》記載東語學堂的教師「有各本國者，亦有德國代教者。如中國者為桂竹君、潘蘭史及德人阿恩德，日本者為井上哲次郎與德人藍那」。³薪資待遇方面，潘飛聲和桂林與東語學堂所定的合約「言定每月束修三百馬克，房屋自賃，飲食自備」，⁴來到德國後才發現馬克的價值比他們所熟悉的銀圓小，但因合約寫明「在館三年，往返路費歸德。如三年內辭卻，則歸費自備」，故即使兩人覺得上當，也只能留在德國完成合約。剛開始時，東語學堂學漢語的德國學生約有二十多人，當中以「律例學生為正學，買辦等人為附學，以三年為滿，考試列上等者，給以卒業憑據」。原定每天上課四小時，後因功課不多改為兩小時（午後6點至8點），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起又改為每天三小時（午後5點至8點）。假期方面，耶穌生日起計放假兩個禮拜，春天耶穌復活節放兩個月，秋季自8月15日起放假兩個月，另遇五旬節等節日均放假一天（集中在春季，共四至五次）。⁵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88年1月15日）張德彝拜訪潘飛聲和桂林在柏林的住所，對於二人的住址和教學有更具體的記載：

出城過雷斯英河，至謀阿逼村布蕾美巷第七十四號訪潘桂二君，一路樓房雖稀，然無處不潔淨整齊。聞二君共教三十二人，年皆三四十歲者，并不讀書，學話而已，中學官話者多，

惟有三人專學廣東話，其故乃為將來去粵學充領事官也。⁶

由此可知，潘飛聲住在柏林謀阿逼村布蕾美巷第七十四號（Bremer Str. 74, Moabit, Berlin），此處靠近斯布列河（Spree）、帖爾園（Tiergarten）、沙蘿浦（Charlottenburg），這也是潘氏《海山詞》中提及的遊覽之處。

綜合而言，潘飛聲的教學工作不重，每天課時是二小時，每年有四至五個月的假期，主要教三名學生廣東話。他不懂德語，需要其他人（如井上哲次郎）幫忙翻譯以處理日常事務，在柏林主要交遊往來的就是清朝的駐德使臣、東語學堂的同事學生，以及《海山詞》中提到的媚雅、芬英、玲字等外國女士。閒適的工作及語言的隔閡，讓潘飛聲像是城市中的漫遊者，以暫居的遊子、旅客心態觀察柏林這座西方城市。然而，他畢竟是來自東方的清朝文人，他的書寫媒介、預期讀者和創作思路都是東方的，因此，當他下筆之時，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西方的新世界，以中國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融入他所熟悉的舊文體之中。



晚年的潘飛聲。(圖片來源：《說劍堂集》)

※ 三、新世界與舊文體的融合：《海山詞》的寫作方法

廣州是晚清重要的通商口岸，很早就與外國商人有頻繁的貿易往來，但是對於當時大多數的國人而言，西方異域未曾親眼所見，於是如潘飛聲一樣有緣身歷其境者，就肩負起書寫傳意的責任。

潘飛聲旅居德國期間，柏林既是他工作、生活的空間，也是傳統詩詞尚未涉獵的全新題材。在此期間，他創作了《西海紀行卷》、《游薩克遜日記》、《天外歸槎錄》三本行旅日記，也有《柏林竹枝詞》、《西海集》（浸水毀壞未刊）兩本詩集，還有《海山詞》，後者更是第一本在德國創作成書的中國詞集。潘飛聲在《海山詞》中不僅記錄了自己在異域的生活見聞，在創作上也體現了他融合新世界與舊文體的嘗試。皆因詞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介於詩和曲之間，既要雕琢字詞、不落俚俗，也要符合詞律聲韻的要求，以凸顯詞的文體特色，避免與詩曲混為一談。而身處柏林的潘飛聲還需要思考如何將西方的新事物恰當地納入詞之中，以免破壞了它本身的文體特徵、語言特色和美感特質。

縱觀《海山詞》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潘飛聲主要採取了四種方法。第一種是直接採用音譯新詞彙來介紹新事物，不過使用頻率較少。如〈臨江仙・記情〉：



1870 年代的廣州城。(圖片來源：Image courtesy of Vacher-Hilditch Collection and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1860 年代的柏林菩提樹下大街。(圖片來源：<https://monovisions.com/vintage-historic-photos-of-berlin-germany-circa-1890s-19th-century/>)



《海山詞》扉頁。

第二紅樓聽雨夜，琴邊偷問年華。書房剛掩綠窗紗。停絃春意懶，儂代脫蓮韉。也許胡牀同靠坐，低教蠻語些些。起來親酌架菲茶。卻防慙婢笑，呼去看唐花。⁷

此詞或許是潘飛聲在柏林「訪妓香閨」所作。⁸詞中「架菲茶」的「架菲」即咖啡的音譯，加「茶」字以表明其性質，屬於用音譯新詞。今天的讀者可能已經習慣咖啡，但當時的讀者讀到「架菲茶」便會產生陌生感，由此尋思詞作表述的新事物及新情境。

第二種方法是用舊詞彙來表達新意，這一類較多。如上述〈臨江仙·記情〉中的「胡牀」指「沙發」，「蠻語」則指「德語」，以「胡」、「蠻」點明其異域特色。又如〈菩薩蠻·宿威陵〉：

飛車穿過層雲溼。長河渡口烟波黑。今夜宿山村。水風寒到門。蒲桃供淺醉。短燭酣清睡。夢裏見煙鬟。吹愁上碧山。⁹

這首詞是潘飛聲描述自己從柏林搭火車到威陵旅行的經驗。¹⁰當中的「飛車」是指「火車」，以「飛」來誇飾其速度，「烟波黑」可能是指停在渡口的輪船噴出來的黑煙，「蒲桃」則是指葡萄酒。以上的沙發、蠻語、飛車、烟波黑都是舊有詞彙，相較音譯新詞彙，它們更好地融入了舊文體中，不過，不清楚創作背景的讀者，也因此而很容易忽略了詞中的新時代氣息。

第三種是利用序和注的輔助功能，在詞中介紹、補述西方的新事物，這也是《海山詞》中最常見的手法，效果也最明顯。如〈洞仙歌〉：

電鐙妒月，盪瓊臺香霧。笑逐嫦娥聽歌舞。正珠簾乍卷、寶扇初開，花影亂，忘了倭鬟眉嫵。檀槽聲未歇，替訴柔情，一樣鶯飄奈何許。如此四絃秋、莫向當筵，更唱我、客游詞句。待解珮、深宵慰閒愁，怕酒醒、天涯夢痕難作（去）。¹¹

詞前有潘飛聲自序云：

同媚雅、芬英、高璧、玲字四女史，夜過冬園觀劇。歌停，日本舞妓阿摩髻出扇索書，贈以此詞。¹²

冬園即 De Wintergarden，是1888年至1944年位於柏林 Friedrichstraße 的一個劇院。在此序的提示下，詞中的「電鐙」實際上指使用電力發光的燈泡，「瓊臺」是指歌劇表演的舞臺，「嫦娥」就是序中的四位德國女士，「歌舞」是指歌劇表演，「檀槽聲」不是中國戲曲表演使用的樂器，而是西方的樂器。此詞所描述的其實是潘飛聲在柏林冬園劇場觀看西方歌劇表演的經驗。又如〈羅敷艷歌·鉢丹園看花，分詠得白蓮〉：

玻璃亭子明如水，彷彿銀塘。烟月蒼茫。不辨花叢只辨香。
霓裳清曉無風露，煖護鴛鴦。莫怨他鄉。粉面人人惜六郎。¹³

詞後有補注云：

中土蓮花栽於歐洲者，惟極南之意大利有之，柏林則盛夏猶寒，最難培植。此園所得數莖為玻璃圓屋以護風露，又以銅管注熱水其中，使溫暖如中土地氣。花時播之日，報傾城來觀。¹⁴

「鉢丹園」即柏林的 Botanischer Garten，所謂「玻璃亭子」實指「溫室」，因此才能「無風露」之擾，還可以「煖護」來自中土的蓮花。此外，還有〈壽樓春〉，序云：

戊子十一月九日，桂竹君秋曹，井上君迪文學，布席綠天樓，為余作生日。而芬英、媚雅、蘇姍、玲字四女史亦各送名花至。衣香花氣，盪漾於珠簾鏡檻間。酒闌，諸女史按洋琴，揚清歌，相跳舞，以娛壽。客皆盡歡，余欣然成此解。

詞云：

向瓊樓開筵。挂晶毬萬點，光映霜天。更啟瑤窗呼出，照花

銀蟾。偏觸我，新愁牽。歎歲華、消磨從前。但醉去吹簫，
狂來說劍，憔悴過中年。紅氍毹，書鸞箋。有東瀛舊侶
（君迪，日本人；竹君又曾游日本），西海羣仙。似在纖腰
宮裏，聽彈湘絃。拋一串，歌珠圓，舞繡裙、驚鴻翩翩。拚
酣飲千觴，宵深醉從花下眠。

借詞序和注的補充說明，我們可以知道「瓊樓」是指「綠天樓」，是德國式的住宅建築，「晶毬」是指電燈，「瑤窗」是指西方住宅的玻璃窗，「紅氍毹」是指紅毛毯。「東瀛舊侶」是指井上哲次郎和桂林，「西海羣仙」是指「芬英、媚雅、蘇姁、玲字」四位外國女士。「湘絃」是指西方的弦樂，「拋一串，歌珠圓」則是諸位女士唱德國歌曲，「舞繡裙」則是跳西方的舞蹈。如果僅憑這首詞，大多數讀者恐怕無法想像還原這場清朝文人、日本學者及西方女士在柏林為潘飛聲舉行的生日派對，因此，自序和自注對於讀者理解詞中新意有極大的幫助。

最後一種是利用中國傳統意象典故來表達新事物，往往與第二及第三種方法合併使用。如以下這首〈金縷曲〉：

德兵合操日，姚子梁都轉命車往觀，柏林畫工照影成圖，傳誦城市，都轉徵詩，海外屬余為之先聲。

圖畫人爭買。是邊城、晶球攝出，陸離冠蓋。絕域觀兵誇漢

使，贏得單于下拜。想談笑、昂頭天外。渡海當年曾擊楫，
斬鯨鯢、誓掃狼煙塞。憑軾處，壯懷在。 列河褱飲壺觴
載。有佳人、買絲繡我，臨風狂態（余在安德定陵河邊酒肆，
與諸女史修褱，亦有人寫入圖畫）。請纓上策平生願，換了
看花西海。只小杜、豪情未改。自笑封侯無骨相，望雲臺、
像繪君應待。敲短劍，吐光彩。¹⁵

姚子梁即姚文棟，有一次他前往觀看德國士兵操練，攝影師拍了下來，照片旋即登在報上傳遍柏林。因此，詞中的「畫工」其實是指攝影師，「圖畫」是指照片，「晶球」則指照相機，都是用舊詞來表示新事物。「買絲繡我」是化用李賀〈浩歌〉「買絲繡作平原君」的典故，¹⁶以古人刺繡為像之事來指姚文棟被拍成照片之事。此外，潘氏又用「絕域」借代德國，「漢使」借代清廷駐德使臣，「單于」借代德國皇帝。「鯨鯢」是近代詩詞中較常用的新意象，借指西方的船艦炮艇，「斬鯨鯢」也暗寓了潘飛聲渴望「屠鯨封侯」，擊退外敵和報效國家的志向。

※ 四、異域與故國：《海山詞》的東西對照

德國的生活及新事物不僅是潘飛聲親身的體驗，也是《海山詞》重要的寫作題材，更成為潘氏用來與中國比較的參照物。當時，普魯士剛擊敗奧匈帝國和法國，統一了德意志邦聯諸國，成為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而遠在東方的清朝，卻內有太平天國之憂，外有列強環伺的亡國之危。潘飛聲此時赴德國任教，一方面親身感受德國的先進富強，另一方面不禁以德國的歷史發展來思考中國的未來。於是，異域與故國在《海山詞》中成為了對比參照，潘氏的詞作由此也呈現了遼闊的時空意識，體現了深層的家國之思。以下舉兩例說明之。

第一首是〈滿江紅〉：

博子塾譯言橡樹林也，有布王富得利第二離宮，風亭雪閣，數十里相望。大河灣環，明湖迤邐，山光水色，蒼翠萬重，為布魯斯第一佳山水。

如此江山，問天外、何年開闢。憑弔古、飛橋百里，粉樓千尺。隣國終輸甌脫地，名王不射單于鏑。看離宮、百二冷斜陽，蒼蒼碧。葡萄酒，氍毹席。撓飲器，懸光壁。話銀槎通使，大秦陳迹。左蠶可能除帝制，輶車那許遮安息。待甚時、朝漢築高臺，來吹笛。¹⁷

這是潘飛聲遊柏林西郊波茨坦（Potsdam）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後所作的紀遊懷古詞。詞序中的博子塾即是波茨坦；布王富得利第二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他先後出兵奪取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瓜分波蘭獲得西普魯士，¹⁸奠定了普魯士的強盛基礎。詞的上片寫當時潘飛聲前往博子塾遊賞，親見無憂宮的繁華，進而遙想當年腓特烈二世強政勵治、擴充版圖的風光歷史。下片由西歐器皿聯想到漢代出使西域時中國的強盛，如「葡萄酒，氍毹席」，這些都是西域進貢中原之物，然而現在卻只是詞人遙想的過去。這也促使潘飛聲生出不知何時中國再次強大，使西方諸國「朝漢築高臺」的感慨。在這首詞中，普魯士離宮只是引子，真正要書寫的是普魯士崛起的歷史，以及中德國勢發展的對比，而中德的歷史比較也使此詞呈現了新的寫作主題及廣闊的歷史空間。潘飛聲的思緒就在眼下德國的強盛、中國的古強今弱、期盼未來中國再次富強之間來回往返，詞中的情感亦由此生發，產生餘韻。

又如〈浪淘沙·登石門〉：

匹馬破蠻烟。倚劍峰巒。雨晴天外好看山。想見夸娥來裂石，
劃此孱顏。壯志任投閒。射虎空還。元帥曾出鐵門關。
誰續西游編手錄，醉墨瀾斑。（元史，太祖收印度兵至鐵門
關，耶律楚材勸還。）¹⁹

這是潘飛聲遊覽薩克遜石門天險後所作的紀遊懷古詞。當時，潘

氏見到眼前薩克遜自然風光的巍峨險峻，不禁心生感慨，浮想起當年成吉思汗西征的豐功偉業，於是生發一股豪情。這首詞的現實空間只是石門一隅，然而潘飛聲的想像時空卻是跨越整個歐亞大陸，聯想至成吉思汗時代。

潘飛聲這兩首詞在敘述眼前景、抒發個人感慨之餘，又營造出更大的時空背景，將歐亞大陸的時空、歷史連接在一起，體現了一個晚清文人在歐洲強國的親身感受，在古人視為小道、詩餘的詞中呈現出具時代意義和廣闊深厚的新意境。

※ 五、結語

德國的生活經歷是潘飛聲一生最重要的烙印，豐富了潘飛聲的創作，《海山詞》對於異域的描寫及故國的深思也為他帶來聲名。在《海山詞》中，他使用音譯新詞、以舊詞表達新意、借序和注輔助說明及採用典故意象的方法，將西方的各種新事物融入詞這一舊文體當中，呈現了他在德國的新生活，但又保留了詞的傳統審美特色。而德國的生活見聞又促使他反思中國的歷史及眼下清廷的困窘，中德的對比參照，促使《海山詞》中呈現了廣闊的時空世界，秦、漢、元、清與普魯士、德國的歷史在詞中穿插對比，豐富了詞的創作，產生了新的意境。

在那個影像照片還不發達的時代，一切只能靠文字來表情達意。只是文字書寫往往受限於詞彙、語法和文體的規範，在融合新世界與舊文體之時，不免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如潘飛聲雖有使用音譯新詞來介紹西方事物，但更多的還是採用已有的舊詞彙、傳統的表現手法，因而如不熟悉潘氏創作背景，又或失去序和注的輔助說明，讀者可能會輕易地放過詞中的隱含訊息，忽略了詞中嶄新、遼闊的世界。由潘飛聲的創作嘗試，我們也可以知道，晚清文人將新世界與舊文體融合的結果，往往就是異化，西方的新事物被轉化為東方能夠理解的語言和表述方式。於是，在晚清與世界碰撞，邁入新的時代之際，除了需要新的知識技術，還需要新的語言、表現方式，來書寫當時紛至沓來的新事物，而這已是新文學運動者的課題了。

注釋

- 1 林傳濱：〈潘飛聲年譜〉，《詞學》2013年第30輯，頁402-409。
- 2 〔日〕井上哲次郎著，島蘭進、磯前順一編纂：《井上哲次郎集·第8卷·懷舊錄》（東京：クレス出版，2003），頁326-327。
- 3 張德彝著，鍾叔河點校：《五述奇》（長沙：岳麓書社，2016），頁464。
- 4 張德彝著，鍾叔河點校：《五述奇》，頁31-32。
- 5 張德彝著，鍾叔河點校：《五述奇》，頁380。
- 6 張德彝著，鍾叔河點校：《五述奇》，頁51。
- 7 潘飛聲：《說劍堂集·海山詞》（香港：龍門書店，1977），頁24。
- 8 方寬烈編：《二十世紀香港詞鈔》（香港：香港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頁59。
- 9 潘飛聲：《海山詞》，頁39。
- 10 潘飛聲：《游薩克遜日記》，收入李德龍、愈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7-8。
- 11 潘飛聲：《海山詞》，頁20。
- 12 潘飛聲：《海山詞》，頁19-20。
- 13 潘飛聲：《海山詞》，頁32。
- 14 同上注。
- 15 潘飛聲：《海山詞》，頁20-21。
- 16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注：《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72。
- 17 潘飛聲：《海山詞》，頁33-34。
- 18 陳永正選注：《嶺南歷代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267。
- 19 潘飛聲：《海山詞》，頁40。